

紫丁香文丛

见谁爱谁

贴儿 著

张宁（郑州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 我刚读了一篇

就被吸引住了。那个小女孩的形象

非常生动。有一天，我带的几个研

究生到我家来，我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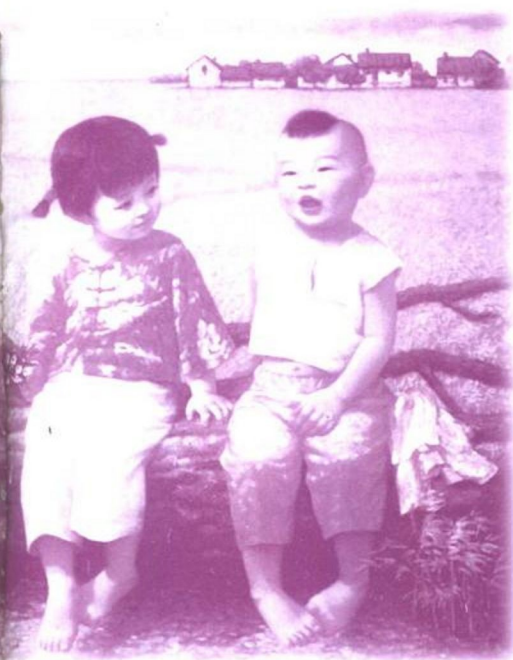
他给



华夏出版社

见谁爱谁

贴儿 著



華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见谁爱谁/贴儿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

(紫丁香文丛)

ISBN 7-5080-1570-3

I. 见… II. 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553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房山先锋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6.75 印张 174 千字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2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印数:4001—10000 册

定价:13.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作家是天生的（代序）

老张斌

有一段时间，一年，或者一个月？想起来就问一句，样子非常认真：“你说句实话，不兴糊弄人，我能当作家么？”

我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个作家曾经这么问过别人，我能当作家么？肯定没有，也不会有。

可她就这么问，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段时间，想起来就问。

“能。”我说。

“为什么？”

本来想蒙混过关，哪有为什么？

“因为……你想。”

“想？想就能？想当作家的人多啦，都能？”

事情就怕较真儿，她一较真，我就理屈词穷了。

“那当然不是，不可能。因为你……有感觉。感觉懂

不懂？感觉是一种天赋。天赋懂不懂？就是上天的恩赐。”

“是吗？我有吗？就是你说的那种，那种感觉？能不能举例说明……”

这还不容易，随手拈来就是。于是我用手指给她点画，这儿，这儿，还有这儿——

傍晚的村庄，飘浮着一股烧麦秸的味道，苦苦的，辣辣的，在人的嗓子眼里游荡，痒痒的，想咳又咳不出来。落日像个红气球儿似的，在村西头的树梢上挂着，把树叶儿，村庄，还有跳格的燕儿她们，全都染红了，像一团团火在那里跳动。

再比如：

有一只黄翎子，站在一棵半歪倒的树上，显得很从容。它一点儿也不急，用尖尖的小嘴巴梳理着身上的羽毛。小雨点儿在它彩色的羽毛上滚动，滴落到树干上，濡湿着它的小脚儿。它挪一挪步子，抬起头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儿，继续梳理着它的羽毛。

这是只爱美的鸟。

再比如：

我走在那条弯曲的土路上，阳光把我的小辫儿摄在了地上，我一下子就长高了。脊梁后边的书包，拍打着我的屁股，一下一下地，让我舒服。村口上的小桥，因为一夜的雨水，一下子就长胖了。青蛙“扑通扑通”栽进水里，蹦出满世界的声响。

太多了，不胜枚举。

“嗯，是不错。”她点着头说，“它们，这些个句子，是我写的吗？当然是我写的啦，除了我，还会有谁这么个写法

呢？可我是怎么把它们写出来的呢？真让人惊奇。”她自言自语着，一脸的自鸣得意，对自己的那些句子看了一遍又一遍，再也看不够。

大约是一九八七年，春天，我去北京改稿。改完了，编辑们说，你在这儿等几天，看还有没有必要再改。我无事可干，就决定回老家看看。我已经有几十年没回老家了，不知道还有什么亲人活着，不知道我梦里的那些个老枣树小槐树们还在不在。我很想它们，它们也很想我。这么多年没去看它们，实在是对不住。我要对它们说一句对不住。我就去了。当然，我没看见它们。一场大地震，轻轻一抹，就把从前也就是我童年的事物全给抹掉了，只剩下我对它们的回忆。

“贴儿，你不是总想当作家吗？快进屋看看吧，咱爸正跟一个真正的作家在炕上喝酒呢！”

她说她哥们总是嘲笑她，这次也是，八成。她心里说，怎么会呢？作家怎么会跟我爸坐一个炕上喝酒呢？不可能。他们又在取笑我，取笑他们眼里的傻妹妹，一个总在做梦的小丫头。

她一掀门帘就看见了，那个已经把脸喝红了的从北京来的叔，一个挺带人缘儿的半大老头儿。

那一夜，她没睡觉，趴在炕沿上，写了一宿，自己也不知道写的是啥。第二天一早，就把它交给了作家叔，心想，能不能当（作家），就看这一锤子了。心扑扑登登乱蹦乱跳，跳得眼皮直疼。

她就是揣着这个梦，来到了从来没听说过的城市郑州，开始了她的寻梦之旅。

她是幸运的。

她睡在一排排书架下面，那些从来也没听说过的名字，那些世界级的大师们，金发碧眼，大胡子淹埋了嘴唇，正用慈祥或者疑问的眼神盯着她，向她发出询问。是你吗，那个爱做梦的小姑娘？并非完全不可能，就是说，如果确实有你叔叔说的那种，叫什么来着？哦，天赋。你有吗？

她感到幸福。一下子就跳过了那么多二流三流作家，前辈们等了几十年才等到的，我一天没等，就看到了。从普鲁斯特到马尔克斯，从杜拉斯到克劳德西蒙，当然还有曹雪芹和张爱玲。好书太多了，哪能都读？一句一句地，反反复复地，一本好书要读上几遍几十遍。只有能读几十遍的书才是好书。

读书是多么好哇！真后悔呀，还是上学吧。于是就上学，上的是大学，中文系里的作家班。全是想当作家的。也就是说，全是爱做梦的那种。她和他们一起，感到了普鲁斯特一开始就觉到的那与生俱来的责任，就是把那本书写出来。但现在不行，现在，她得好好学手艺。写作，是一门手艺，一门高超的，仅次于造物主的手艺。你将创造一个和现实相悖的世界，那才是真实的世界。而现实这个世界，你眼里看着的，你感到烦厌的，它像是真的，实质却是虚妄。客观存在是易逝的，它没有永恒。只有用文字和想像建构起来的世界，才会是永恒的。

有一天，她吞吞吐吐地，从来没有的一种害臊的表情，说：“我说一件事儿，不兴笑话人啊……我写了一篇小说，你给看看行吗？”

这就是发在《奔流》上的处女作《最后的早晨》。一个

老太太在她快要死的那天早上，把她靠拾破烂攒了几十年的一腰带钱，送进灶火里烧了。这是她对这个世界绝望的表示。一种无声的抗议。

文章很老到，语言很干净，一点也不像个新手写的。

看过的人，住一个院里的作家叔们，都鼓励说，不错，起点不低呢，挺成熟呢，出手不凡呢，好像要出一个女作家。接着又写了好多篇，《雾影》什么的，都发表了。

然后呢，就销声匿迹了。

她不是那种，每天每时每分秒都把文学扛在肩上，搂在怀里，叼在嘴上，对文学如同吃饭，睡觉，爱情，生命。她爱文学，准备大干一场。为此，她得先把文学放下，去寻找另外的东西。她把文学存进了银行，她自己的小银行，一个保险箱。别让虫子咬了，别让它发霉，总有一天，我会来取你的。你要等着，要耐心等我啊，谁也不兴变心。

这一去就是几年，大概有十年吧，谁知道呢。直到有一天，她拿了一厚沓打印好的稿子来找我，就是现在你们看见的这本书里的关于童年的一些文字。还有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人物传记。还有，一个解决了生存难题的微笑。

我一篇一篇地翻着，真切地看见了那个严酷的年代，那个从一生长下来就被打入异类的小女孩，她是多么需要爱啊，她的所有的心思都花在这个上头，为了得到她应该得到的那一份爱。可她的周围只有恨，冷酷，歧视和屈辱。她不得不去爱一只小狗，一个民工队长，一个爆米花的老头，当这些个她爱的事物都被生活驱赶出她的视线之外时，留给她的——就只有自爱自怜了。

“总而言之，我是个可怜的人哪！”

让人心动，让人忿怒，让人反思。也许，正是这些，才会，才有可能，造就一个真正的作家吧？

她说，这是试笔，真正的作品还在后头呢。

真正的作品？是不是与生俱来的那一本？

我想，这一回，我们也许能够看到一个女作家了。她已经准备了十年。不是说十年磨一剑吗？

虽说是试笔，但那种对事物瞬间呈现的敏感，对稍纵即逝的光影色彩的捕捉，对它们的意义的理解，以及，也是最重要的，那种颇具特色的，富有诗意的语言表达，都向我们透露了一条消息。嗯，看来，这十年她没有虚度哇，那些书也没有白读，我们可能真要有一个很不错的女作家了。

我满怀信心地等待着，等着看那一本书，那一定是一本好书，像一个诗人写的。因为，一个作家本应是一个诗人。而诗人是天生的。

二〇〇一年六月十九日于郑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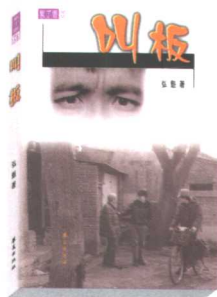


贴儿 本名张孟华。
河北省乐亭县人，生于文革初期。1988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30余万字。现在河南省某杂志社任编辑。

丛书策划：高 苏
责任编辑：高 苏
封面设计：杨 涛
插 图：曾耀东
封 面 画：薛 黛



毛颖 著
定价：18.00元



弘魁 著
定价：18.00元



洛艺嘉 著
定价：18.00元



杜立新 著
定价：18.00元



严虹等 著
定价：18.00元



崔子恩 著
定价：15.00元

“紫丁香文丛”是华夏出版社在新世纪推出的一套新的文学作品丛书，旨在向社会介绍具有一定创作实力的年轻作者，以他们颇具活力的创作实绩，为文学之河引入几道清流。

“紫丁香文丛”体裁上以小说为主，间或散文、随笔等；在主流文学之外，也不排斥其它文学思潮、形态，以及健康有价值的探索。

这是一部形式奇特的小说，时空相对集中，内容断时续。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小主人公经历了大地震，这残酷的天灾，带给她的却是一种难得的轻松和解放：不用上学、满世界疯跑、许多人一起睡觉、欢欣雀跃。孩童的心灵放松，折射出一种令人窒息的难耐与孤独。她爱树、爱花、爱小鸟、爱小狗，爱会画画的小男孩，爱民工队长、爱体育老师，爱爆玉米花的，还搞小小的三角恋……她渴望的情感慰藉，任由她四处追寻，她天性中的顽皮、泼辣、妒忌、霸道，都活脱脱地跃然纸上。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得利于作者一颗细腻的心和圆熟可贵的语言功力。全书在语言形式上展现出强大的冲击力，会令新世纪的文坛对年轻的作者刮目相看。

目 录

作家是天生的（代序）	老张斌（1）
天塌地陷的日子	（1）
等待末日	（9）
可怜的人	（18）
鸡梭儿	（29）
乐极生悲	（40）
贝娄，我的小可爱	（48）
吉尼斯情人或小三角恋	（58）
吃醋	（67）
见谁爱谁	（78）
小桥 油灯 红蚯蚓	（90）
走吧走吧，都走了我就去死	（101）

死是很容易的	(116)
花蛇	(134)
红鱼网	(151)
妞妞	(168)
雾影	(181)
最后的早晨	(192)
后记	(203)

天塌地陷的日子

我盼着地震。

年年过年，都传着有地震，还说震前有先兆，打闪电，鸡上树，井冒泡儿。我穿着新衣服，一年才有一身的新衣服，睡觉也不脱。母亲说，怕死了撇下。真是猴洗孩子不等毛儿干。我不太懂这话的意思，反正只要有新衣服穿，管它猴不猴的！

新衣服，是一件小碎花的，这些不用记忆，年年都差不多。在当街上横着走，我是想让全村的人都看见，看我的新衣服，看我有多俊。我想像着有无数眼睛在偷看着我，感觉非常好。我要看当街那个大口井，是不是冒泡了。我趴在井沿上，井水里就映出一个晃动的小人儿头，井里没有冒泡儿，我就从井旁边抽一根儿秫秸帐子，放在井水里搅和。

那一回小震，我没有睡着。全家人都剥着苇子皮儿，说是留着盖房用。我懒得剥，嫌手疼，就假装睡觉，躺在我母亲的腿上，看洋油灯一跳一跳地出着灯花儿。不知是哪个哥说：“地震了！”田儿哥抱起我就往外跑，我使劲蹬着腿儿，哭闹着说：“为啥抱我？我要让地震摇晃我！”

大震前的那个夜晚，是因为吃了肉饼我才记得清清楚楚。母亲在当院新垒的灶台上烙饼，我撅着屁股烧火，满院子都是烟，我咳嗽着，母亲呛得直流眼泪。我说，这个破灶火坑真难烧，柴火填少了，一会儿就灭，填多了，呼呼地向外舔火苗，把我的头发都燎着了，一股烧鸟儿毛的味儿。人毛儿和鸟儿毛为啥一个味儿呢？母亲笑了，她今天心情不错，肯定也是为了这顿肉饼，她说，是因为气压低，灶火坑才不好烧。羊圈里的羊“咩儿咩儿”地叫着，也是呛的。

终于地震了。

我们都是从窗户里跑的，因为门已经被地震关死了。父母惊慌地叫着我们的名字。外面轰隆隆山响。隔壁的丫蛋儿尖叫着，声音像针尖儿一样刺过来，我的鼻梁骨都给扎疼了。外面很黑，地还在摇晃，一点儿也不好玩儿。门前裂了一条大沟，冒着黑水和热气，有一股潮湿的味道。我看见丫蛋她们娘儿几个，团成团裹在一个大被单里，哆嗦着不敢过沟，眼泪和鼻涕乱飞。

全村一片鬼哭狼嚎。

是哥们把丫蛋儿她们娘儿几个背过沟的。看她们怪可怜儿的。母亲说：去吧，别管她们以前对咱家啥样儿。去工作组奏本，仗着她们成分好，欺负咱家，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如今像是世界末日到了，有今儿没明儿的，先救命要紧。

我家在当街口长了两棵大树。平时，我老爬到树上，躺着睡觉，或是和五哥藏猫猫。五哥总是在柴火窝儿翻我，眼皮就不往上翻。我就在树上吐唾沫，有时正好吐在他的脖子里。我喊着：“下雨了，下雨了！”笑着再往树尖儿上爬。五哥就用土垃块儿射我，专射我的屁股，一射一个准儿。我嗷嗷叫着、笑着，树梢儿也跟着笑着，扭摆着。

两棵树很亲，枝条都搂在一起，冲着天，有风的时候就唱歌，呼呼地，像哨子。我和五哥找来一根粗绳子，绑在两棵树的胳膊上作秋千。五哥晃动着绳子，我喊他：“使劲儿晃，使劲儿晃。”我喜欢那种飞起来的感觉。

地还在摇晃，我们也跟着东倒西歪，像喝醉酒似的。鸡惊得乱飞，狗也围着人打转儿，毛毛雨也跟着从天上飘下来，细细地洒在人身上。天也开始亮了，好些人没有穿衣服，只穿着裤衩，躲着藏着。哥们那时还都是光棍儿，一个一个地立在那里。丫蛋她们娘儿几个，还是裹在被单里，不敢动，也不敢抬头。眼看着房子就要倒了，没人敢进去拿衣服。三哥说：“我去。”

巧玲是我们东邻居家的外甥女儿，和一个瞎姥姥、一个眼睛带玻璃花的舅住在一起。她是个没心没肺的丫头，大伙都愁着夜里没地方睡，她却跑到我家的园子里，摘了一兜洋柿子，然后蹿到我家那棵大树上，往树杈上一靠，一边吃，一边嘻嘻地冲着人笑，像猫头鹰的声音，挺瘆人。

临街支起了一个简易灶台。母亲和一帮女人在忙着烙饼，烙了几簸箕。平时我们是很少吃白面的，除了年节才能吃上这样的油饼。丫蛋儿这会儿也活了，她穿着我的衣服，是三哥从屋里抢出来分给她的，脸上还挂着眼泪印儿，她和